

江花周刊 A15

2014年6月8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陈乐

浙江晚报

孩儿兵

文/余剑菁

大盖帽、皮带、枪——装备齐全,闻战则喜,战无不欢,这便是那帮天真到憨傻,淘气到癫狂,讨喜到笑喷的孩儿兵。

大盖帽是爸爸们的,枪是玩具的。

那年我们初到军营,我家臭小子总爱盯着大营门的卫兵愣神,很快,我们家被他设门岗了。

一日下班回家,见小子顶着大了N圈的大盖帽,端着玩具枪,挺立门前的小凳上,那一本正经的敬礼,没半点游戏味道,刚要笑着进门,小子跳下板凳耍赖了:“不行,你得回礼!”“可我是老百姓啊……”不等我说完,小子嗖地跳上小凳,拿着腔调来了句“请出示证件!”

我只好就范。一旁的奶奶笑了,说已被臭小子逼着陪练多次。

不久,臭小子就在大院里遇上“战友”,“入伍”了。

晚饭时,是听他讲“战斗”经历的时候。“妈妈,你能进师部大楼吗?我们今天就进去了。”瞧他那毫不掩饰的得意,“我们像侦察兵一样避开岗哨,从铁栅栏的空当钻进去,到大楼里找作战处呢。”接着又神色黯然,“就怪小刚爸,他发现我们,把我们赶出来了。”

那时,小子特钟情校官灶那油油的大排,每次都啃完骨头吮手指。当听说空勤灶的饭菜更好吃,那眼神,恨不得和嘴巴一起流口水了。小子们开始侦察空勤灶。怎奈饭堂重地,岂能闯得,一次次失败后,他们意外发现了有着各种运动器械的飞行训练场。嗨,这不是游乐场吗?小子乐了:“将来我要当飞行员!”你瞧,吃货的本色加好奇贪玩,提升了他的最初理想。

要说孩儿兵们也算

打过硬仗。对手是俄罗斯专家公寓里随母亲来探亲度假的俄罗斯孩子们,骑飞车、吹口哨、跳热舞,自由不羁的他们压根就不懂,似乎也无需懂得什么是文质彬彬。

一天,小子们回来告状:他们欺负人,用石子砸人。导弹中队长亮亮爸听后,来了个不太靠谱的战前动员:“为了祖国的荣誉,小子们,靠自己的本事战胜他们!”听罢,小子们又杀了回去。后来怎样混战的,不知道,只知道最后双方和好了,又唧唧呀呀指手画脚地玩在一起了。“哈哈,小小年纪就有为国家尊严而战,为中俄友好而和的经历,了不起!”面对中队里叔叔们的逗趣,那一个个神气得意,小宇宙中满是正能量。

不过,有一次,这支队伍竟然大失其宠。团里在灯光球场组织篮球比赛,小子们雀跃欢呼地为自己崇拜的叔叔私下组织啦啦队。凭他们以往的经验,必是场下的焦点。谁知那晚,他们遇上了劲敌——卫生队的大姐姐。军营的万绿丛中,换上艳丽衣裙的大姐姐们hold住了全场。每次暂停,叔叔们都到大姐姐面前喝水、擦汗,任凭小子们怎么尖着嗓子呼喊,也引不来叔叔们的目光。他们哪里懂得“青春无敌”的力量?跺脚、嘟嘴,士气大跌,很快就成场边乱窜的散兵游勇了。

“野战军”收编进“正规军”,是在每年的秋季。小子们陆续到我麾下,成了子弟学校的学生。在纪律的约束,成绩的比拼中,孩子们越来越有兵的模样了。

最让孩子们激动的是那年“六一”前夕,我们被批准

乘坐运—5 直升机俯瞰长江。虽然每个架次运载的人不多,虽然飞行的时间仅十多分钟,孩子们还是欣喜若狂。

候机室里,纷纷显摆着从大人那里知道的飞行知识,真担心他们一不小心,把自己吹成个飞行员。终于,登机,起飞了!运—5 直升机开始上下颠簸左右摇晃,这哪是想象中的飞行啊?大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担心、难受将先前的欢喜劲儿吓得没了影。随着机身的晃动,机舱里是阵阵惊呼,那条秀美如玉带的母亲河,就在我和孩子们的惊悸和眩晕中进入视线。下了直升机,孩子们都安静了,终于明白,飞行训练场那各种锻炼器械,并不是用来玩的。空中飞行的十分钟,需要多少地面上的刻苦训练啊!

有人说,一个人是微小尘粒的时候,躺在哪一朵花里,这花的气息,便是他后来的气质。孩子们成长于军营,那号角连营的号声,铿锵激昂的军歌,是否刻录在心底?耳濡目染的军人气概,是否已蕴于血脉之中?如今,这帮孩子都已成年,分散在天南地北,曾经的伙伴,当年的“六一”,可曾遗忘?

我的臭小子,我亲爱的孩儿兵,无论在哪里,惟愿一身正气!



焚书毁旧

文/无翼鸟



图/东方IC

小时候,常常喜欢到村东一个奶奶家玩,奶奶和善亲切,无儿女,寡居。

我喜欢到奶奶家玩,倒不是因为到她家能吃到熟黄豆、生瓜子,是她家堂屋墙壁上悬挂的四幅国画深深地吸引着我。上面画着四个京剧人物,印象最深的是浑身插满小三角旗的飒爽英姿的穆桂英和魁梧刚勇的黑脸包公。每到她家,我都喜欢伫立于画前,凝视着画面,有时候觉得画中的人物会漫步下来,有时候觉得人物的眼睛会灵动起来,有时候觉得人物手中的兵器会挥舞起来,心中充满了一种想象和愉悦。

后来,平静的村子忽然热闹起来,破四旧立新运动如火如荼。公社里的造反派到处宣传破四旧,要求家家户户把家里一切封资修的东西交出去,并对各村各队的重点户进行彻底查抄。我们村是公社的政治文化中心,我的父亲又是干部,要带头的。于是,他的爷爷流传下来的完整的线装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交出去了;我的爷爷留下来的那个精致的铜水烟壶交出去了;有民国国徽图案、明清年号字样的锅碗瓢盆器皿搜出来交出去了;我们家祠堂里高悬了数百年的“三槐堂”牌匾摘下来交出去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家谱、族谱扎起来交出去了……全公社几十个村子几千户人家凡是和“四旧”“封资修”沾边的一切都交出去抄出来了。

交出去抄出来的东西统统送到了村子后面中学的操场上,送不来的就地砸了,毁了,刮了,涂了,如祠堂前的石狮石碑、建筑里的雕栏画栋、家具上的雕花刻绘。

这夜,注定是一个破四旧的狂欢夜。四村八邻的人们早早地吃过

晚饭,向操场聚拢来。男人女人来了,姑娘小伙来了,老人小孩来了,我也来了,大家要来参加一场革命洗礼,享受一顿精神盛宴。

火点起来了,“四旧”纷纷飞进了火堆,火堆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旺,火堆变成了一片火海。烈焰熊熊,冲向夏日的夜空,遮蔽了繁星,烧醒了玉兔。热浪滚滚,扑面而来,映红了所有人的脸颊,人们兴奋异常,欢呼着,跳跃着,一捆捆书籍由他们的手扔进了火海,一幅幅卷轴经他们的手化成了烟尘,一块块牌匾在他们手里变成了火焰。

挤在疯狂的大人堆里,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的书籍画幅、木雕木刻顷刻间灰飞烟灭,我的心里充满了哀伤。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那么兴奋,情绪比烈火还要炽热。眼睁睁地看着我家祠堂里那块“三槐堂”牌匾被一个壮汉砸到了火海的中心,我不禁用怨恨的眼光盯了他一眼。

那会儿,我忽然想起了村东奶奶家里墙壁上悬挂的四幅画。

第二天早饭后,我一个人冲到了奶奶家,奶奶出工去了,我从门缝往里看,可是屋里暗,什么也看不见。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收工,大人们都从地里回来了,我又跑到奶奶家,终于发现那面生动的能引起你无限遐想的墙壁,已变得生硬冷漠,墙面斑驳,石灰脱落,惨不忍睹。不用说,那四幅画也在昨晚化作了一缕香烟袅袅而去。我站在墙壁面前,沉默良久。奶奶安慰似地抚摸着我的头,悲伤而平静地说:不交出去不行啊。

生活没有了色彩,精神充满了空虚,文化变成了荒漠……这样的岁月竟然长达一个年代!



图/东方IC